

## 父亲是篇很难写的命题作文

◎素非

父亲是个看上去很严肃的人，加之体态魁梧，生人初见容易先惧了三分。

用中学同学的话说，“谁追你们姐妹之前，如果见了你父亲，恐怕都得先掂量下自己的身板与胆量。”而其实，后来斗胆娶了我们姐妹的人都知道，这的确是个误会。

外人眼里，父亲多数时间不苟言笑，很少表达情绪。即使在家里，生气时，他也通常一下子沉默得像一座永远不会爆发的火山。你能看到表面寸草不生，猜测到内里岩浆喷涌，但很放心不会受到伤害。

如同生气，对于爱，父亲也是吝于表达的。有时，需要一点敏锐，去感受到他眼光里的笑意，冬天里太阳一样的温暖；语调里的温柔，真的像猛虎遇到了蔷薇花开。我初次见到“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只觉是父亲的写照。

大部分时间，父亲是不动声色的，甚至有些倔强。不知是不是那个时代做父亲的共性。但是，我知道，父亲永远跟我们在一个阵营。

工作后，我先斩后奏地扔掉了“铁饭碗”；孩子小时，又扔了“金饭碗”回家做全职妈妈。彼时，得意洋洋地带孩子回家小住了几个月，还以为父母一定会很开心我的陪伴。

后来，母亲悄悄跟我说：“原来总是不由自主地跟人炫耀你多有出息，这一下回来几个月，哪个单位都不可能放这么多假，都不知怎么告诉别人你居然辞职当家庭主妇。”

父亲从未诤辩过，只是观察我的感受，说起来还是轻松的口气，“你觉得好，就是好”。这从小到大，不知藏了多少次对我每一个想法的尊重、珍视与保护。

成家后，父母偶尔几次来小住，突然发现上了年纪后的父母，像小孩子一样喜欢斗嘴，互相告状。而父亲的爱，隐藏得更深了。

刚毕业没几年时，母亲来北京做康复治疗。无事时，父亲呆不住，常揣了月票在京城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一站站坐着游玩。有时手机落在家里，忘记了时间，母亲做了菜在家里等得焦急了，便打电话给我，“说说你爸。”

我回家后装模作样地说，“铁塔”一样的父亲便小声反抗，“我这么大人还能丢了？”

再转身跟我反告状，“你妈现在管得真严，一天下来，最多让吃一个苹果，就这么大。”说着用拇指跟食指圈了个圈，“或者顶多给个猕猴桃，唉！”

父亲叹口气，好像多受委屈似的。我笑笑把切好的猕猴桃递给他，“那不是医生不让多吃吗，您最近指标好吗？”父亲心不甘情不愿地嘟囔一句：“挺好的。那是我天天走路的结果，跟水果有多大关系？你就知道给你妈撑腰。”

父亲那时脚也出了点儿小状况，他一米八五的个子，以前走着路不小心就会把母亲落在身后几米。

那会儿陪母亲做按摩，每天去医院，母亲发现竟然自己走着走着就走到了前边，这才发现父亲脚上的伤和他自己偷偷去药店买的药。

母亲于是执意自己去医院，父亲什么不说，锁上门跟着就走。妈说：“我又不是不认路。”爸就说：“就不兴我出来散步了。你走你的，我就是随便走走。”

后来，爸偷偷告诉我，有次在小路口，他没跟上妈，突然一辆车拐出来，急刹车在妈手边，很是后怕。“你妈的眼神……”爸不再往下说。

到了周末，父亲会特意坐车去红桥市场买我喜欢的海蟹。母亲不舍得多吃，说只能吃下一只。我只顾低头“战斗”，父亲便再掰开一只，将其中一半往桌子上一递，“呷，再给你一半。”

我一边跟“大钳子”较劲，一边摆手，“我够了，您吃吧。”爸一撇嘴，“谁给你了？给你妈。”妈在桌子对面接过去，跟我同时说一句：“自作多情！”

我看着他们像孩子一样吵架、争宠、故意抬杠，心里有种奇妙的温柔。

父亲有抽烟的习惯，几十年了。全家一直为此争斗，父亲不肯戒烟，便躲开我们抽。

在我们小家住时，饭后父亲说要出去走走，我就

在他的心中，大黄狗弥补了我们空缺的位置，它代替我们陪伴了父亲的寂寞时光。

## 父亲、空房和狗

这次回家，又被父亲赶着去找那条老黄狗，心里自然是不情愿的。我一个大学生，每次回家都被父亲逼着汗流浹背地满大街找狗，这也太丢人了吧！我们沿着村子里大大小小的街道，找了一遍又一遍，可就是不见那条狗的影子。

父亲蹲在村口的大槐树下，眼睛时不时地搜索着村边的玉米地，企图能从那一片绿叶的海洋里看见一抹黄色的影子。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现。我看着他慢慢地从口袋里摸出一片四方方的纸片，卷上烟叶，用打火机点着，然后送进嘴里。乳白色的烟雾不停地从他的嘴里吞吐出来，然后才慢悠悠地消散。我看父亲大有不见黄狗不回家的架势。

于是，我走上前去说：“爹，回家吧。那条狗说不定已经自己跑回家了，它不是认得自家的家门吗？”

父亲被我这样提醒了一句，就扔了还没燃尽的烟卷，急匆匆地朝家走。我跟在他的后面，看着他佝偻的腰身在夕阳的余晖里越发显得矮小。

他老了！果然不其然，父亲还没有踏进家门，那条大黄狗早已经摇着尾巴迎了出来。

我开口便骂道：“白吃粮食的死狗杆子，整天就知道瞎跑，哪天打断你的狗腿！”

父亲摸了摸狗头，冲我低声吼道：“你骂谁？还不快去热馒头，你不饿啊？”

我瞪了狗一眼，灰溜溜地进了厨房。

“冰箱里有排骨。那是你姐前几天给我买的，我还没吃完。你放在灶上热滚了再吃。”

我隔着厨房油蒙蒙的玻璃窗答应了父亲一声。

对于爱，父亲也是吝于表达的。我初次见到“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只觉是父亲的写照。

知道是抽烟。彼时还没有李小宝，大冬天里，我便说：“没关系，就在家抽吧，反正也没有小孩儿，烟缸都准备好了。”父亲道：“你不就是小孩儿嘛？”原来，是孩子的那个，还是我。

我怀孕后反应大得惊人，吐得昏天黑地，愣是掉了六七斤。父母心疼，便来照顾我。在单位附近租了一个房子，免去我每天中午吃食堂的辛苦。父亲那时年已七十，又变成了采购总管，天天坐车跑遍京城搜寻我喜欢吃的东西。跟母亲一起看着我把我一桌子菜一扫而光，心满意足地急切问还想吃什么。

离单位近，饭后，时间来不及，父亲经常陪我一起上班的路，说是看看闺女上班的路线。下班时，常发现他等在路口，接我回家。听我絮叨一下今天的工作如何，让我猜猜今天买了什么好吃的。那瞬间，好像又变成了父亲的小公主。

我一直以为，父母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我在的地方，也是父母的家。直到出国后，父母再次来探亲，才发现父亲更加沉默。

父亲的腿脚其实更不比从前，竟然被我忽略，但是父亲毫无怨言地跟着我们兴致勃勃地按我计划好的去看“好山好水”，靠着一种精神日行万步，给我的每一个安排点赞。

在家里的小院子里，父亲蹲不下去，坐着小板凳，开辟出了一个小角落种菜。在我唠叨了一句树该修枝了，还没行动时，又抢着修理了树枝。

彼时邻居华人很少，四周环境

虽然优雅，空气清新，但出行没车不能购物，去了商场也不会交流，看到邻居只能点头。甚至，因为我的“管制”，父亲没有带烟，也没能力自己去买烟。

没有了在家乡的如鱼得水，父亲开始想家，除了看我带过来的中文书，没事便打开电视，看国内的各种新闻，背影里都是孤独。

偶尔，与远一些新认识的邻居家老人，一起感叹：这些读了北清人师的孩子，为什么就一意出国了？

一贯觉得最理解我的是父亲，偶被质疑我竟然觉得落了委屈，认为他不想多往是辜负我的好意，心里黯然或者偶尔发发脾气。

那段时光，说是愉快的，不免又留了些说不清楚的遗憾。

父亲其实是篇很难写的命题作文。年纪越长，对父亲懂得越多，越觉得离开父亲的小女儿这个角度，父亲人生的经历，实在远远超越我解读的能力。

◎墨镜

半小时后，我就在堂屋里摆好碗筷，把父亲喊进屋里吃饭。

父亲背着双手走进屋里坐下，我给他倒了一杯酒。我知道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饭前必定小酌一杯。

我对父亲说：“爹，把那条大黄狗拴起来吧。隔三岔五就得满村子找它，您不累啊？”

父亲喝了一口酒说：“拴它干吗？让它跑着玩儿吧！拴起来哪能有这样的精神头！”说罢，他自豪地看了大黄狗一眼。的确是这样，我家的大黄狗跟村子里其他拴着养的狗不一样。它精神抖擞、毛发鲜亮，最是通晓人意！

“它一天也不着个家，更不会看门，家里来了人也不知道叫两声，真不知道您养着它有啥用？”

“我养它干吗？我养它就是让它跑着玩儿！你姐出嫁后也不常回娘家，你又在外面上大学，它跑丢了，我还能找找它，要不你让我把这把老骨头等死啊！”

我这才想到，自从母亲去世后，家里空落的几间屋子就只有父亲一个人守着，我和姐姐都没能陪在他的身边。大概，在他的心中，大黄狗弥补了我们空缺的位置，它代替我们陪伴了父亲的寂寞时光。

想到这里，我的眼睛酸酸的。我连忙夹了一口洋葱掩饰地说：“今天的洋葱真辣啊，切的时候就辣眼睛！”

然后，我从排骨里挑出一根大骨头朝大黄狗扔了过去。我要感谢它，因为它代替我们陪伴了父亲，填补了老年父亲的失意和落寞。

## 老爸退休记

西裤的打扮不同，老爸换上了汗衫，系上了围裙，在厨房里抡着勺子炒菜。清明回家，小艾算是第一次见到了退了休的老爸。与以往白衬衫黑西裤的打扮不同，老爸换上了汗衫，系上了围裙，在厨房里抡着勺子炒菜。

◎地瓜赵

# 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男人

小艾的老爸退了休。听老妈说，退休的那天晚上，老爸在床边坐了好久。老爸退休之前是老家某局的干部，不大的官儿，也非是汲汲于名利之人，只是勤勤恳恳工作惯了，突然闲下来，反而有些不适应。清明回家，小艾算是第一次见到了退了休的老爸。与以往白衬衫黑西裤的打扮不同，老爸换上了汗衫，系上了围裙，在厨房里抡着勺子炒菜，洋葱炒土豆丝、西红柿炒鸡蛋、红烧鲫鱼、青菜汤，潇潇洒洒三菜一汤做得有模有样。“叮”一声响，米饭熟了，刚好老妈下班回家，换鞋、洗手、吃饭，老爸指使着小艾端碗拿筷，俨然一副“家庭煮夫”的样子。饭后，老妈夸赞道：“你爸手艺不错，现在下班回到家就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老妈在家掌勺了半辈子，现在终于得以让贤，满脸幸福地在小艾面前秀恩爱。

饭后，老爸有条不紊地收拾碗筷，擦拭桌子，看见老妈提着拖把要擦地，急忙叫一声，“你快去休息休息，一会儿我来拖。”“等你拖，就你那速度，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拖完呐。”急性子的老妈一向心直口快，但还是乖乖地放下了拖把，去里屋睡觉了。老爸哼着小曲儿慢悠悠地刷碗，不慌不忙地提起拖把墩地。家里的小狗叨着球来找老爸玩耍，老爸信手一扔，球飞得老远，小狗“嗷”一声叫，兴奋地捡球去了。

与大多数的退休老干部一样，老爸也练上了书法。颜真卿、柳公权、王羲之，老爸书桌上的学习文件换成了毛笔字帖，笔筒里也插上了几根新买的毛笔。家务之余，老爸像模像样地泼墨挥毫，还时不时地与小艾讨论一番。

但老爸还是不愿意跟小艾一块儿去北京——“你要上班，我去干吗。”老爸满腹不乐意。“你来照顾我嘛。”小艾撒娇道。“那你妈咋办？”老爸瞪大了眼。“算了算了，你爸去了北京，一没澡堂子可泡，二来没有朋友可以走动，还不如就让他在家呆着。”老妈出来打圆场。

这不，趁着端午节假期，老爸便拽着老妈去了黄山。登山、漂流、看日出，二人玩得不亦乐乎，家中的微信群里，老爸老妈轮流晒着照片——老爸腆着肚子背着手在迎客松前照相，俨然还是外出视察的老干部形象。别人抓拍的老爸老妈玩漂流，老爸掌舵，老妈躲在他身后，笑得牙齿全露，春光灿烂。二人同游，宛若当年情侣出行，只是老爸双鬓微白，身材发福，已不是当年的青葱少年。

昨日与老爸老妈视频，依旧是老妈与小艾主聊。老爸旁听，时不时插插老妈：“哎，问问她最近工作咋样？忙不忙？压力大不大？”老妈不耐烦地将镜头一转，“每次都是我问完向你汇报情况，要问自己问。”

老爸向来寡言，与小艾交流甚少，退了休比从前絮叨，但面对女儿，还是一本正经地“打官腔”：“在单位咋样？跟同事处得怎么样？”小艾又好气又好笑：“老爸，你就不能关心点别的？你看着，怎么肚子又大了一圈，该不会是裤子洗缩水了吧？”老爸不好意思地吸了吸肚子：“这几天北京天热干燥，你要多喝水。”

退休之后，老爸还是那个老爸，只是多了些家常与絮絮叨叨。这样的老爸，也挺好。

偌大的办公室只有我和他，我一点也不担心会与他尴尬无言，他有一个夜明珠熠熠生辉的儿子。我言及他的儿子，他的话匣子果然打开了，滔滔不绝地说将起来。

23年前，他是快乐、不知愁闷的青年，清风明月般自在的日子在他儿子出生那天被扯得四零八落。

他看着妻如斗的大肚，心里有隐隐的担忧：预料着一个月前就该与他们见面的孩子，仍然在妻的肚子里安之若素。他再也不敢等，领着妻去了镇上的医院。检查的医生说，胎儿发育良好，母亲的身体状况也好，可以等着瓜熟蒂落，自然生产。他们怀揣了一颗焦急心，回家又待上了三两日，期待中的产妇产水破，产前阵痛，丝毫不见踪影。只得再去医院，此次检查，医生推翻之前说法，胎儿颇为不妥，被脐带绕了颈，建议即刻实施剖宫产手术。

妇产科医生、麻醉师、护士人员都严阵以待，然而，上了场的“巧妇们”发现医院里的绷带在前一日悉数用完。病人换下来的绷带，还未来得及清洗。彼年，交通不便，水陆路不通，转院不现实。唯有等，等着护士去清洗绷带。他们夫妻焦急地等待，像烈日炎炎下路边等车的人，而车总不来载他们。

等待中，又生意外。只见头顶上的电灯，跟顽皮的小孩子似的，噼里啪啦跳上两跳，闪上两闪，之后，便完全熄灭了。医生们摊着手，叹着气对他说：“没有电，手术做不了！”

心急如焚的他，赶紧去镇上的配电所要电。他骑自行车，一路飞驰去配电所。到了所里，电工告诉他，一段线路坏了，正在紧急抢修中。他给配电所的所长、电工拼命作揖鞠躬恳求他们尽快供电，所长急忙把维修技术最好的电工也加派出去。

配电所果然在十一点钟准时送来了电。然而，绷带消毒的时间未足，还得等。他的心像放在烈油上煎熬着等待，医生又捧出种种条约让他细读，最后并签字“画押”。

妻终于被推进手术室，他的心稍稍安定下来。医生跑出来了，劈头盖脸地问他：“你要保大人还是保孩子？”他颤抖着回答：“当然保大人！”医生又进去了，像经历了一个世纪那么长，妻子被推出手术室，送进病房里。一个医生把婴儿——他的儿子塞进他的怀中。那婴儿，憋着一张小脸，一声不吭。全然不像别的婴儿用嘹亮的啼哭声迎接这个世界和爸妈心满意足的笑脸。他胆战心惊又小心翼翼地舀了一汤勺温水，喂到婴儿的嘴里去，小小婴儿却只是闭紧嘴唇沾也不肯沾。他正束手无策之际，泼辣又有经验的妇产科医师来了，她说：“让我来！”她死命地往婴儿嘴里灌了一些水，婴儿“哇”的一声哭出来。

她重新把婴儿包裹好交到他手里，就忙活去了。他抱着哭得震天响的婴儿在走廊里晃荡，蹊跷的是本来不哭的婴儿，现在却一个劲地哭，这一哭就是整整一夜。而他，就抱着哭泣的婴儿在医院的走廊里盘旋着走了一夜。第二天，妇产科的医生来上班，她也讶异地说：“这新生儿太不一样了，竟然哭了一夜。我开点药给他吃吧，你做父亲的要做好心理准备，这孩子估计没啥大用！”他含着泪点点头。

小小婴儿吃了药后，开始睡觉，足足睡了一天。再后来，就跟正常婴儿一般状况，但他的心里隐隐地有些不安。这些意外、这些不安他不敢告知还躺在病床上的妻子，她的刀口足足被缝了十八针呢！疼痛就够她受的了，哪里还能告诉她这些异样？

儿子与一般孩子相比，只是说话迟了一些，上小学后中等成绩。后来，他一咬牙把儿子转到城里去念了中学和高中，他每日开着电瓶车往返百余里。白天上班，晚上就去陪伴儿子。上了中学后，儿子日渐优秀，像后开的花更灿烂，那小子在高考中也发挥出色，考取了上海那所众所周知的大学，现在又凭着自己的能力，留在了那座繁华的都市里。

他总结，儿子出生那天，他方知人生忧患。儿子出生那天，他仿佛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纵然那日磨难那么多，他还是对父亲这一身份甘之如饴。

儿子出生那天，他仿佛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纵然那日磨难那么多，他还是对父亲这一身份甘之如饴。

## 为父方知忧患始

◎颜巧霞

